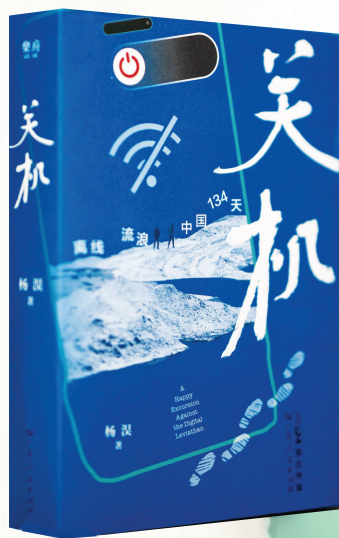


关掉手机电脑、断开网络连接，带上身份证、现金，背起装着相机、地图、三本书、笔墨、随身衣物的行囊，他一个人出门远行。134天里，他走过国内24个省级行政区、68个县(市、区)。随着非虚构作品《关机：离线流浪中国134天》(以下简称《关机》)的出版，太原“90后”博士杨溟的这段独特经历引发广泛关注。6月2日，该书的作者、跨界创作者杨溟称：“远离手机后，那些以往随着刷手机不知去向的时间，慢慢回到了我身边。”

两年前，31岁的杨溟正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。他渐渐发觉，终日与手机为伴，时光仿若被蚕食一般，在指尖不断流逝。当他看到手机日均屏幕使用时长超过6小时的提示，不禁反思：数字生活带给人们更多的是便利还是束缚？如果远离手机，会发生什么？带着思索，他从家乡太原出发，开启长达四个多月的田野调查。



作品《关机：离线流浪中国134天》
图片来自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在困境与未知中行走

放下手机出行的那一刻，杨溟对前路的困难和未知充满期待。

启程当日，他直奔太原火车站，没有预设目的地。在售票大厅，他看哪趟车即将发车，就打算买票去那里。第一站选定临汾，这座城市是山西省的11个市中，他未曾到过的地方。风驰电掣的高铁太快，他选择了耗时约5个小时的绿皮火车，这一程，足够他静心凝望窗外的风景。

火车车窗外的风景，是杨溟眼中的“电影”——时时都在变化，处处皆有波折。窗外之景如同一场流动的盛宴，会让他获取更多的灵感。他道出选择慢车的理由，唯有适当的速度，“电影”才可以正确播放。

抵达临汾后，他选了一家连锁酒店准备入住。身上带着身份证与现金，本以为顺利入住不成问题，结果却被工作人员告知，酒店仅支持线上预订、线上支付，线下无法办理入住。几番沟通无果，工作人员手绘路线图，指引他前往附近的酒店落脚。

行至河南省三门峡市，杨溟身体不适，头晕乏力，还伴着咳嗽发烧。酒店里的电话触手可及，他一度想拨通家人的电话求助。转念之间，他又想：“如果一遇到困境就打电话，那做这件事还有什么意义？”想到这里，他没有按下那些熟记于心的号码。那天晚上，他起身取出毛笔、铺展宣纸，提笔分别给爸妈和女友写下书信。字里行间，他细细讲述了出行以来的旅途见闻，以及沿途遇到的热人……

一路行来，各类难题接踵而至：因无法出示手机预约凭证，他无缘进入博物馆；在遍地是网约车的城市，他屡屡遇打车难；辗转街巷，他难以找到一处可以取现金的自动取款机……没有手机和网络的辅助，平常里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变成了一道道难题。

困境之中总有转机。没有手机导航指引，他就随意上一辆公交车，任由车辆载着他前往城市的各条街巷；酒店前台的旅行手册，也成了他寻访去处的指南。循着这些指引，他漫步四方，不追逐网红打卡地，只一心踏访“老地方”，触摸时光留下的痕迹。

关机134天， 时间回到身边

——《关机》作者、
太原“90后”博士的田野调查记

建立一次次真实连接

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这次田野调查，既是一次社会实验，也是一次追随文脉、对话历史的远行。

出发前，杨溟带了三本书，其中一本是沈从文的《湘行散记》。1934年，31岁的沈从文从常德出发，在桃源坐船逆流而上，沿沅江回老家凤凰探望母亲。90年后，同样31岁的杨溟追随沈从文的足迹，重走湘西古道，切身感受其字里行间深藏的乡愁。

沅水之畔流水潺潺，江底水草清晰可见。落日余晖下沙鸥盘旋，那里好像聚集了一切美好的事物，但唯独没有杨溟想乘坐的小船。既然船已难寻，他索性走陆路，乘车逐一寻访沈从文在书中提到过的老码头。

从常德到桃源，乘坐小巴耗时一个半小时，恰好和当年沈从文水路行舟的时长一致，这份奇妙的巧合，让他惊叹“有些事变了，有些事也没变”。

昔日的码头、老房子多已难觅，但辰州、白塔、老东门等地标依旧可寻。“看到历史风物还在，让我惊喜到快要说不出话来。”杨溟感慨道。

一地一地的实地行走，让书中的文字变得鲜活立体。

杨溟所行之处，尽量远离千篇一律的热门景点：从大凉山蜿蜒的铁轨，到吐鲁番干涸的河床；从阿尔山荒原上拉长的树影，到哈尔滨冰封的松花江，他用心体味各地独有的风土人情。沿途邂逅身着民族服饰的孩童、坚守传统手艺的匠人，也看流云、观风沙、赏冰河。他亲眼见识各地迥异的人文风貌，用文字记录所见所感，将一路见闻沉淀为厚重的人生阅历。

脱离网络的那些天，杨溟坦言：“虽然不能刷新朋友圈动态、观看影片，也不能随时播放音乐，以为失去了重要的生活，真正经历过才发现，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得贫乏无趣。”

匀些时间给阅读书写

告别电子设备后，书本和笔墨成了杨溟手中相伴最久的物件。远离网络信息流，让他收获了更厚重、更有分量的知识。

少了电子设备的干扰，他得以心无杂念地观察周边，更沉静地阅读、书写。候车室、列车车厢、酒店房间，都是他的阅读空间。每到一地，探访博物馆、寻觅书店是他的固定行程，他平均一两天就能读完一本书。

行路之余，他坚持以毛笔写信传递情思，每隔三四天便写下一封书信，以挂号信的方式寄出。偌大的邮政网点，常常只有他一个寄信人。“不同于随性的微信聊天，写信需要更认真地对待表达、更深刻的思考。”他说，“每一次落笔都是一次抵抗，抵抗遗忘，也抵抗匆忙……”

癸卯年腊月二十三，杨溟身处新疆于田，他向父母致歉不能返乡扫尘、书写春联，信中写下：“这个项目，我想做充实一些。每天我在书里看着百年前那些考古学家的经历，尤为崇敬，也想趁着自己尚年轻，尽量多做些事。”他也分享在和若铁路上看到茫茫白雪覆在沙漠之上，“真是奇美之景。”

出行4个月，他驻足赤峰宁城，在信中谈到对东北之行的印象——“这一大片土地上，留下的文化遗产令我兴奋又目不暇接。”也不忘报平安：“我一切都好，每日虽辛苦但充实。”

134天旅程，他累计读完40余本书，写下22万字的随笔，留存2T影像素材，寄出40余封书信。其间收到回信5封，回信人年龄从10岁到62岁不等。一封封饱含温度、个性及情感的手札，让他读懂了“家书抵万金”的深意。

这场为期134天的田野调查，最终沉淀为非虚构作品《关机》。除书、书信外，沿途拍摄的海量影像素材，被杨溟剪辑成时长115分钟的同名纪录片。这些记录，超越了一次远行，它启发更多人思考：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些什么？让时间回到身边。

记者 弓凤飞